

雀巢語屑

(修訂本)

世襲題



唐吟方／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雀巢語屑

(修訂本)

世襄題



唐吟方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雀巢语屑/唐吟方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-7-80251-652-6

I. ①雀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7695号

Copyright©2010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
方式使用。

雀巢语屑

作 者 唐吟方
责任编辑 雷燕青
开 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190千字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652-6
定 价 38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小引

散文之记人物言行者，肇始于先秦史传，至太史公本纪、列传，则洋洋乎大观矣。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，记魏晋人物言行，简约通脱，不作全传，但取一言一行，虽寥寥数语，而形神飞动，魏晋风度宛然可见也。后世小品文追仿不绝，可谓开其先河矣。

沪上纸帐铜瓶室主人郑逸梅先生，擅诗文，精鉴赏，谙熟近现代艺林掌故，发为小品，缤纷多彩。虽名曰“艺林散叶”，而一枝一叶，亦自摇曳多姿；且聚而观之，亦可见艺林全景也。

唐吟方君《雀巢语屑》，专记现当代艺林人物轶事，笔意简练，而绰有风致。其体裁、取径仿佛逸梅翁，而所记人物时代可补翁之不及。吟方少从南湖沈红茶先生游，学有根柢，复进中央美术学院深造，毕业后长期在京工作，身处艺林，见闻既夥，笔记又勤。詮次成册，斐然可观。所记不惟可广见闻，佐谈助，亦可供艺术爱好者取资参考，以启益心智。是书轻松活泼，不必正襟危坐而读，宜于舟车读，倚枕读，品茗读，对酒读，消闲读，解闷读，要之，以自由放松之心态读之，则相契而快意也。“书当快意读易尽”，惟快意则不觉其终卷之速也。

张玉田有小词云：“只有一枝梧叶，不知多少秋声。”读者善参此意，则当对卷会心，莞尔而笑也。

战垒

癸未酷暑于杭州

陆俨少，当代山水画家，亦善书，自视甚高。有题跋云：书虽末艺，然能巍然自熹，独立门户，无所依傍，而点划之间，提按转折，舒展恢廓无遗憾，盖旷二、三百年而或无一人焉。予无书名，然每私自与今之善书者比，进而窃与古之大家相高下，则亦无甚愧焉。可见，自来大家总是很自信的。

杨刚，北京画院画师，以写草原人物蜚声画坛。夫人董正贺，当代女书家，专治楷则，近年转师四山刻经书，颇得其意。杨受夫人启示，亦爱刻经书，于绘事间歇，偶一仿之，犹如神助。夫人见之，自叹不如。

西蜀刘正成以“八方”颜其居。余初闻，作“八面来风”解。近读荣宝斋出版《刘正成书法集》乃知纪实耳。“八方”者，“八平方米”之谓。其有诗云：“八方斋里好听风。”自注：公家分我家居室一间，正八平方米，两代三口居之五年，有客来，无座。因名之曰“八方斋”。刘于书法之外，涉笔偶作梅兰小品，至逸。曾于八方斋见其梅花条幅，繁枝密蕊，几可瓣香冬心。

吴野夫，浙江天目山人。中年迁徙北国，遂寄籍冰城。吴早年求学国立西湖艺专，得潘天寿指导，亦攻指画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访东瀛，以爪染素，载道传艺，得彼邦人士叹服。《朝日新闻》报道，称其“东北指画第一人”。一九八五年吴将其精品百余幅捐赠故乡临安，当地政府为建指画馆于天目山蓄其画。此为我国第一家个人指画馆。

朱亚农，古吴轩编辑，编书之余，笃好制纽，我友若无与其友善，屡得亚农馈赠。若无告我：亚农制纽取材极广，凡虫鱼飞禽走兽之属无一不能，今吴中名家用印，雕纽泰半出其手。亚农又有整新如旧本事，印石经其手，细筋入骨，俨然陈年老坑。

法比恩小姐，法兰西女子也。好中国文化。渡重洋来中国学书画，入四川黄原先生门下。辛未春渠将历年所积书画，假法兰西驻华使馆文化厅展出，首都文化人士欣然前往，以其一外国女子而潜心东方文化备受称赞。

张宗祥，海宁人。毕生勤亲翰墨，传世书法甚丰，历经“文革”，所剩无多。其故乡硖石至今尚存其铭石手迹二处。一为诗人徐志摩墓碑题字；一为“横港桥”题铭。前者为张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手迹，“文革”中一度散佚，及八十年代初方从田野觅得。碑字大尺许，飘逸丰伟，极富书卷气。后者写于六十年代，应乡人所请而题，是其暮年精品。

翁方纲，清代大书家，笃学博古。曾见其与人一札，谈购碑帖事。有云：此种六朝之碑极多，廿两亦太过矣，假如二两六可买也。看此种碑，聊当怪体考异而已。以翁之身份地位，不避细俗，讨价还价，具如此头脑，实不多见。此札可作史料观之，从中可窥见当时碑帖交易情况。

苏州卫瓦翁登四届国展金榜者为一册页，乃六七十年前旧作。三届国展，瓦翁以此应征，未入选，退还。四届国展，复以此册应之，居然列十佳之目。册页际遇，时人讶为意料之外。

黄惇，近南方印坛一大好手，印风偏向装饰性，清纯细腻。彼自称所治印章为“碗屁股印”，人不知所由为何？余尝问之，盖知黄惇治印，深受青瓷画押启发。签押大抵在瓷器底部，南方人谓“底”为屁股，遂有此名。

张寒月，印坛皆知之吴门印人，殊不知其亦工画，尤长于画龟。彼在日本，画龟名气大于治印，知画龟之寒月而不知印人之寒月大有人在。龟为寿之征，我国唐以前风俗犹如此，日人袭唐风，俗习于今不衰，国人则避之。

余任天晚年双目几近失明，然犹能持笔作草书，唯行距难测，故余作书必得家人侧相陪，以指点位置，不至窜行也。其晚岁尚能作四尺中堂，用笔豪迈，气势逼人，睹其书不知出垂暮老人之手。

康有为好作矫饰之语。前年故宫明清书家真迹展，内中有完白“沧海日赤”三十七言楷书联。上联左下空白处，康为一跋，云：“完白山人篆分，固为近世集大成，即楷书亦原本南北碑而创新作，笔力若铸，画法尤厚。是年已五十七，入嘉而化之时，虽非其极作，然亦非少作，可宝矣。”跋下又有小注：“吾年亦五十七而远逊古人，此书用破毫而不损其泽，亦见运笔之妙。”为抬美完白，南海不惜以自家作帮衬。又，田家英小苍莽莽斋收藏展有康有为弟绝笔。对照跋字与联字，似出一人之手。人或疑为南海假托，若是，此亦英雄欺世之举。

当代书画家中，夫妇书风相若者，据我所知，有沈尹默、褚宝权，蒋兆和、萧琼，徐悲鸿、廖静文，沙孟海、包稚颐，谢稚柳、陈佩秋，吴作人、萧淑芳，直如赵管之匹。

王福庵在民国书坛，以铁线篆驰名。杭郡王京盦得其薪传，亦擅此道。京盦早年旅食沪上，晚年退居杭州。其与子毕数年之功成“寿”字已百纽，轰动一时。京盦为艺重传统，平正老实为尚，以“守正楼”颜其居。弟子吴静初能传其法。

李苦禅以画鹰闻名，其为人特豪爽，人有求其墨宝，从不拒绝，曰“自爱不自珍”。

童雪鸿，安徽书画家，书、诗、画、印无一不精。解放后，执教安徽艺校美术系，曾取毛主席诗词，分句勒石。不料至“文革”，成一大罪状。造反派污其割裂毛主席诗词，用意险恶，竟至百般折磨，童老不堪凌辱，跳楼自尽，故其作品率多散失，惜哉！

周昌谷，浙江美院教授，其国画《两个羊羔》曾获国际金奖，为“新浙派”代表人物。周氏于书法用力特甚，得益于潘天寿教授。周自称其书“蜗行书”。所谓“蜗行书”，特指用笔迟涩，犹蜗牛爬行之迹，故云。其常用印有“蚓书”者，可为其书线条形态注脚。

芜湖黄叶村，已故书画家，善写竹，有“江南一枝竹”美名。红学家冯其庸履江南，慕其名专往芜湖求其画竹，得尺素载归。中国美术馆曾展出其遗作，书画印兼工。书有胆气，直抒胸臆，画则以用笔见长，韵略逊之。

石鲁后期书画，不打章，所有印章，皆以朱砂画而代之。有人撰文称此石鲁独造。去岁入蜀，承友人相告，石鲁画印亦不得已之举。据云，“文革”时，石鲁自用印悉数抄去，作书画无印章，遂随手画印，竟一发不可收拾，以其便捷乃习以为常。

石开某次赴京讲学，适某生持《中青年著名篆刻家二十二入集》，开亦作者之一，乃借读半日。越日归还，书上批注累累。谓某生曰：“我读书好做注，幸勿见怪。”某生苦不堪言，盖书亦转借于他人。

画家工翰墨者，重造型，多意趣，若齐白石、潘天寿、唐云、程十发、李可染、陆俨少之辈皆然。书家中染指六法者，类必骨法用笔，多线而少烘染之习，三笔二笔，文人气十足。若陆维钊、启功、魏启后等是。

湖州九十多岁老画家谭建丞，以写葡萄独步江南。李苦禅去世前，见谭书画，惊叹其工夫气魄，乃书“江南书画第一擘”，遣儿辈持以赠

谭老，艺坛传为佳话。

贗仿字画自古有之，昔董其昌代手赵左，后胜于董；赵子昂代手郭天锡。入民国后，此风亦盛。若以书享大名者于右任，代笔为其外甥；戴季陶代手名胡良瑗。

人有伪及谭建丞，谭老一笑了之，曰：“此风古来有之，惟伪及拙作，则可笑也。拙作本不佳，有可能伪造者反比真者好得多。”又，答友人书：“此辈（指造假书假画者）或在爱美术而好戏；或经济不足而谋生。前者多青年，一旦仿摹成熟也自成家；后者让他多一条经济来源，譬如救济。乃小弟亦逐年精力就衰，减少几桩涂抹，不亦快哉。”寥寥数语，有长者风度。

我国现行公章，皆圆形状，中间一五角星，检吾国印史向无此例。余询精于掌故者，皆不知，后见苏联公章，乃知此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传入。

《辞源》初版本封面，由郑孝胥题字。“文革”后期曾有修订《辞源》之举，抽调各地人马组织修订班子，根据当时形势，修订班子常奉命下基层，开门办《辞源》。某次到工厂，工人提出，郑孝胥乃伪满大汉奸，其字张牙舞爪，一派反骨，新时代《辞源》不当用其题字。言之凿凿，振振有词。厥后，改由叶圣陶先生题字封面。

傅抱石与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所作《江山如此多娇》为建国后唯一一幅毛泽东题字国画，故引人注目。据闻，原题字甚小，后由书法家张正宇打幻灯复制于画上。主席亲笔题字有多幅，张正宇曾自留一幅作纪念。

洪丕谟，早年工匠，后从教，书法为其余事，然影响最巨。书名既出，各地仰慕求书者日众，洪氏雅有文士气，来者鲜有拒绝。大凡来求字者，

皆能得一字、二字为赠，来信者则施予片函。予一友亦洪氏崇拜者，尝示余洪信札一，斜书数行，特为清媚。予无意翻至信背，孰知背后有铅字，细视之，知其实乃洪氏道德文章复印件。

丰子恺书法风趣而饶别致，与其漫画同出一源，字内爱之者甚蕃。其女丰一吟传其衣钵，亦知书，书风酷似乃父。人询一吟，汝字如汝父，可是学汝父？答：否。然父女字迹何其相似乃尔，不学而自得，实潜移默化之功。

书画家石鲁，原姓冯，因崇拜石涛、鲁迅，乃改今名。

靳志，字仲云，河南开封人，清光绪癸卯进士。靳老晚年笃好书法，遂重拾前缘，近年出版《民国书法》收录其事迹，亦以书法传其名。闻靳老善诗，然其诗集不传。近日予逛厂甸，于冷摊觅得靳志诗集，题曰《居易斋诗存》。集中收录者凡议时、感怀、写景、纪事，范围颇广，其中以写景最可诵，如：“满架西风扁豆香，蓼红葭白菊初黄。秋花更比春花好，冷艳添来昨夜霜。”又：“晓露泥泥兰桂丛，秋容近在竹篱东。寒花不爱胭脂色，留染千林霜叶红。”皆集中佳咏，其趣旨颇近宋人诗格。诗集由清末遗老陈宝琛题签。予所得者为诗集第七册。

阿涛，乃刘涛别署，中国书法全集《王羲之》二卷本主编。毕业于武汉大学，治历史，受其父熏陶，中途转攻书史，有《王羲之游洛质疑》等论文问世，书学界以继承国故、精于考证称之。彼书法得力于金石峪、四山刻经书，雄于气势，钢笔字尤足可观。金陵女书家孙晓云固当今善书者，比见阿涛笔札，亦怪然，叹其铁笔纵横驰骋游刃恢恢，而风骨神骏，潇洒自在。

涛游于艺，于古代书家，最推心八大山人。由其人及其书，为书林无山人翰墨集抱憾不已，乃发愿，穷一年功事，自中外博物馆收得八大墨

迹八十余幅，萃成《八大翰墨集》。涛真可谓八大身后知音！

阿涛为人多机趣，生性好自然。尝录东坡句：“晋公书奇逸多才，中有所得，不能自己，因以适性为乐耳。”予初读不知其故，殊不解其中妙处。一日，阅马宗霍《书林藻鉴》，于“刘涛”条下见此语，乃知阿涛以古今姓名同者，且性相习者自况。涛真性情中人也。

方介堪八十岁，致函海内词章家，遍征诗词文章为其颂寿。昔访嘉善西塘，晤阳波阁江怀云丈，于彼处获窥方手札，十六开纸朱砂色恭楷写成。平生所见尺牋文字，若方氏者，仅此。

一九九二年五月，美国耶鲁大学举办中国篆刻艺术展，由源及流，详列古今印人印作及刻印材料、工具、印泥等。主事者白谦慎，为国内熟知中青年书家。闽籍，生于上海，就学于北京大学，又远游美利坚，获博士于耶鲁，现为波士顿大学教授。

罗福颐，罗振玉之子，故宫研究员。刻印不会边款，自称：“只学会一半。”歿后，紫禁城出版社收罗其遗作，成《罗福颐印存》出版。封面题签出沙孟海之手。盖罗上虞人，亦浙人也。

《罗福颐印存》分上下编。上编收罗早年摹古之作，有罗振玉、王国维序跋。下编为其自运之作。内中印章率多姓名章，故宫工作人员者尤多。

绍兴钱彰武，精于指画，以指染素胜于墨笔。曾以文学题材作《鲁迅与闰土》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赴京展出，颇得好评。钱亦长于书，气势贯通，带画意。昔畴做客山阴，承其雅爱得赐书一帧，转笔处皆呈方折，张而不怒，劲而见节。其用笔造型类多来自作画，与书家迥然异趣。

黄秋园，已故南昌书画家，生前默默无闻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，其后人集遗作百十幅至首都展出，某大师往观，出一言，秋园从此身价百倍，一时出版、宣传介绍影从，声誉鹊起，几跻身大师行列。某美院不甘寂寞，追认秋园为国画系教授。

法国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熊秉明治艺术哲学，又从事绘画创作，而写新诗则是其夙好。熊兼数艺，学颇详博，而自谦“三脚鸡”，其寓意“样样通，样样不精”。其语与江浙一带俗语“三脚猫”意同。

熊于书法也素有研究，著有《中国书法理论体系》一书。其三次回国，有关方面三次邀其讲学，内容皆书法。曰书技、曰书艺、曰书道，由技达道，精神在在传统。

彼第三次讲学，适予在京，因逢其会。与会皆好书者，颇为熊先生理论头头是道动容，乃生念头，欲一瞻彼挥毫风采。熊先生知之，哂然答曰：诸君子以予研究书法有年，必工书，实误会焉，研究者非操作，幸勿等量观。言此，意非不欲书，实不能书也。众释然，不复请。

张天方，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，学成归国，任教于东南诸大学，兼治甲骨学，名噪一时。解放后，聘为浙大教授，又选为浙省政协委员。未几，自行去职返嘉兴悬壶。人以教授行医莫知就里。张曰：医生救死扶伤，乃高尚职业，吾久有此志。今老矣，退而事之，不亦乐乎。

张天方弟子许明农，好金石书画，常年研究黑陶印，颇有成就。浙、沪博物馆均收藏其作品，书画界前辈若刘海粟、钱君匋等俱有评价。明农亦业中医，居嘉兴，年亦望九矣。

荣宝斋印人，较早有顿群（立夫），再后有熊伯齐、骆芃芃诸人，继之者张建平、王红。顿治印，得名师调教，功力深厚，内气充沛，允称北方高手。观其印，唯嫌气格定局太早，一生治印未逾师门半步。今闻名燕京

者，自当推熊、骆，皆求出新而自有面目，且各有印谱流传。予所知荣宝斋年轻一辈而有成就者，若朱宁。朱氏无锡人，治印崇吴昌老，以厚朴为归宗，外而得一“朴”字，内而神秀蕴积，实青年中佼佼者。予一九八七年游京，与朱宁有一晤之缘，执手谈印事，娓娓忘倦，引为知己，临别以近作印拓相赠。而已，朱宁云游东国。熊伯齐弟子张建平游学江南，得浙派诸家传法，印风有南人气度。女印人王红近年崭露头角，有个人印谱行世。此皆荣宝斋青年精英。

予友卯生，浙人。多敏善感之士。好书法，每有警议。曾评浙中书家，谓朱关田字，程式太严重，笔画精简过头，有雷同之病。卯生评其点划亦太划一，谓朱字横划是“扁担”，点是“汤团”。王遽常当今之大书家，其字精气内敛，非浮世以书名者所能攀附。惜其字形纡曲稍过，状若旧时时鸣钟“发条”，甚无美观可言。卯生两议未必确当，然其所指，亦非无由。

郑逸梅有“补白大王”之称，“掌故大王”之誉，自称“旧闻记者”。工于辞翰，而向拙于书。“文革”后以手指病，无法执毛笔，改用硬笔写稿。湖北某公慕逸老名，坚请作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逸老不忍拒，遂裁信纸两窄条，以硬笔作对联遗之。世人称“小”为“袖珍”，逸老此联可称袖珍联。

昔年，读《遐庵谈艺录》，中有《近代藏书略纪》一文，记自叶鞠裳至辛亥以来藏书家。遐庵述及诸藏家若傅增湘、张元济、周叔弢、黄节、汪景悟、潘景郑皆藏书界巨子，今大都凋零，健在者只潘景郑先生一个，亦已望九之年。去年初，余有江浙之行，过沪，特往潘府拜望。其家在西康路，寓所为一老式洋房。余访，潘先生下楼亲为开门，八八之龄，步履蹒跚，犹能扶栏步楼梯，为之惊讶。潘先生居室为正方形，似旧时厅堂，甚宽大，贴墙四壁俱为通顶书架；架上线装书垒列。室内置一床、一双人沙发、一榻椅、一写字台，居其中，起、视、行、思、进、退日与书接，骤然

间令人有坐拥书城之感。先生喜雪茄，方入座，即燃一支，一柱袅袅，悠悠然，乃与余徐徐谈版本书。先生出身世家，吴人，其先人潘祖荫为一代大家，好蓄金石、书画、版碑之属，一时名流学者咸与其交往。景郑老仰承家风，事版本亦数十年，今老矣，退食家中，尤深心故业。余视向阳一写字台上，存稿堆积如山，其侧一翻开线装本，笔书累累。起视，为先生笔札，盖年老精力不逮，未能手作长篇，有所思遂排日记下，如是周而复始，案头积亦衰然成帙矣。

王伯敏，浙江黄岩人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，美术史家，平生著述宏富，客杭城逾数十年，乡音迄今未改。授留学生课，公家须配备两名助手，一个把黄岩话翻成普通话，另一个再把普通话译成英语。此亦古之所谓“重译”者乎？

章秋农（祖安），绍兴人，陆维钊先生助手，今为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。章氏国学底子极好，又精内学，业余亦习八法。癸酉初余出差至杭垣，曾去南山路浙美宿舍访秋农。秋农谈八法好引《易经》，至兴酣处，出示二三精裱书作，皆自书。内中有一横披，用铁线篆写“吃茶去”，线条精纯，气息类明清人。予与同访者在旁啧啧称好，秋农意甚快，间曰：此真工夫，来不得半点偷巧。言已，犹持卷不欲收。予与同访者相视莞尔，秋农真至性人也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沙孟海以目翳不复操刀，杭人皆持此说，余亦信而不疑。岁初，履杭郡，见鉴定家黄涌泉先生，方知此说不确。沙老晚年书名震海宇，平日应酬多书，印则极少见，非不作实不常为也。大凡印章皆应酬亲朋好友，偶亦奏刀作小印。黄出一印，为沙老七十年代末所镌，白文，刻“黄涌泉印”四字。石甚劣，侧有矮款，纪年月作者。黄云：“文革”时，予与沙老同被划为牛鬼蛇神，又关一室，朝夕相处，感情笃好，甫“文革”结束，知予自用印俱失去，沙老乃刻此印赠我。

容庚（希白）教授晚年不复授课，唯每周有一日到系里。彼时，中山大学学生成立有书法社，爱书法者此日云集，持平日习作前往请教，容先生待人和善，来者不拒，只是要他看字只指误字而不第甲乙。

容先生记忆力过人，早有传诵。某生不信，于某次以自写金文示容，容略一泛览，指陈某字写误，某生答：此字非某杜撰，乃循先生《金文编》而成者。容先生不愠，云：予《金文编》不作此写，君记误矣。取《金文编》查某字，果如所言。某生乃大叹服。

杨绛晚年，日取褚（遂良）书临数页为功课，临者名为褚书，实近永兴，笔道敛而含蓄。临毕，钱钟书持红笔画圈，彼一纸，得画圈者寥寥。绛戏责其苛。钟书不语，辄于圈圈者复加数圆。某次，钟书甫一批完，绛云：君批圈皆不圆。钟书默然，此后执笔帽蘸红墨水钤于纸。

蒋维崧弟子刘绍刚供职于国家文物局，得峻斋亲授衣钵，亦以篆刻著称。其于治学之暇，业余爱好甚多，类跳舞、下棋、运动等不下十几种，同事戏称：二面三刀刘绍刚。“二面”者，治学是其一面，“玩”亦其一面。至于“三刀”纯属纪实。绍刚同事中固多治文字者，以其姓名中寓三“刀”，故以为谑。

刘绍刚某次为我书扇，书毕，款下押一小印，曰“绍公”。刘年未四十，以公自居，殊不解。刘见予存疑，辄曰：君有疑乎？答：诺，乃尽诉原委。刘漫答：斯印乃蒋维老为印人曾绍杰先生所作，印成未及送出，曾老赴台湾，以予名中有一字同者，乃归予，君今所见者是也。

北大红楼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革命陈迹触目皆是，若某某室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工作处，某某室为李大钊与同志谈天说地所，抚今追昔，令人心驰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印人石开访红楼。彼时，刘绍刚已入红楼，石开以同年身份见访并留墨，因随身未带印章，又即兴刻印。据

刘绍刚回忆，印文内容：小石头。今印与墨迹俱不可览矣。

孙正和英年谢世，书坛人士莫不叹惜。身后，其女整理乃父遗稿，成《木蕉堂丛话》连载于《书法导报》。其于当代写章草者，最叹服二人：王蘧常、江蔚云，俱嘉禾人。前者为书坛熟知，后者默默不名，攻书亦七十年矣。往昔，孙于敝处获观江老书，赞不绝口，以为功力之深当世少见，遂修一函，欲拜江老为师，怎奈江老无意为人师表，托辞婉谢。孙与予通信，屡及其事，为之怅然者久。

孙正和善楷书印，当代学者、书家若陆维钊、胡士莹、施南池等自用楷印，皆出孙之手，陆先生曾有诗赞之。孙晚年患白内障，应酬概由弟子代劳。亦有例外，若湖州谭建丞老人请刻“建丞之笔”，乃孙亲自执刀。印成，至得意，以为中年精品，作款语数行于印侧，曰：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建丞先生以为如何？”谭老得印，致渠一函，有云：“边文二语，一字不虚，勇于自信，故英绝。”孙之敢于自誉及建丞老人乐于赞和者并具古风，真可谓无古人亦无来者。

费新我先生下世，若无兄曾有一小纸片赠我，纸片乃费老生前所写学书小语。语甚简约，类偈，寥寥数语，书学奥妙尽纳其中。语云：“言之非艰，行之维艰；行之非艰，知之维艰；知之非艰，化之维艰；出神入化，意会难宣。”日本人尊新我先生为哲人书家，读此手迹，斯言诚不谬。

岭南派大师吴复子，年轻时曾东渡扶桑，攻西洋画。画风泼辣，与毕加索、马蒂斯相近。吴学书甚晚。某次，从友人座次见好大王碑，为其造型高古整肃震服，从此迁情书艺，悉心研究碑体书法，遂自创一格。吴自西洋绘画而向传统艺术，全系遽然一遇，艺坛称为奇迹。

《书法丛刊》以发表古代书迹资料为主，国内独此一家，掌此刊编辑曾自嘲：专门与死人打交道。某次，丛刊发明代陈献章草书卷。（按，陈献

章，字公甫，世称白沙先生。)白沙作书用笔不循常例，笔乃束茅而成，称之为“茅龙笔”。以此作书，线条形迹多枯露飞白。印刷厂工人不察，以为照片效果不显，运毛锥细加添描，俾使虚者实之，飞白处显之。是刊印成，编辑视之哑然，白沙神采飞扬之笔，经此手术面目全非，然木已成舟，无法补救矣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丰子恺由牛棚脱身，欲过读书瘾，而手头无一部可读之书，乃致函浙东友人，商借《西游记》半月。一代文艺家，晚年读书生活如此，令闻者一掬同情之泪。

清代收藏家高士奇，为人狡诈而多心术。《江村书画目》为其手书自藏书画目录，后为吴人所得，又经罗振玉印行，乃公世。此书分九类，曰进者，以进皇帝；送者，以馈亲朋。中多注明贗品且价有极廉者，而其自存之“永存秘玩”，则皆真精且值昂。

海瑞为妇孺皆知清官，以其性刚烈、妒恶如仇引为美谈。然历史上之海瑞，其书法笔迹实极道丽、清娟，望之即知出书生之手。据叶恭绰《遐庵谈艺录》云，海瑞尚能写兰。

金陵女书家孙晓云，娴于笔法，尤以行押书见长，书翰挥洒，可称女中豪杰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印人石开慕其名，驰书委友人代其索书，未几，晓云以行书相报。开以书匆匆而未佳，复致一函请书，言愿付润例若干，得晓云佳作。孙亦闻开名，乃答曰：不必，以印易书可矣。开遂制小印以投，是印载入《石开印谱》。

晓云多才艺，八法之外，又精笔迹学，相人笔迹而能道人性格、为人，无不中验。晓云尚善素描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余自汉上至金陵，承其雅爱，为作速写一帧，刻画入微，真切毕肖，友人见之，咸称传神。此技晓云甚自秘，外间多不知。